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别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晦菴別集原序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録之語以為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録参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葢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

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来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為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川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盖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東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廸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黄鏞謹書

晦庵別集卷一

宋 朱子 撰

書 時事出處

劉共甫 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静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寻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

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歸足矣二兿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為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彦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為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聞讀陸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為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為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

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為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修改為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為别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駃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僭率之為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賛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絶頂已乃東歸至儲州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向未曽有别去殊惘然也至醴陵始徽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

自見此諂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訏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捄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其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

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惡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況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

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覩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禄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隤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常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

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旣所懐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懐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矣兩公有成則

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悮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千萬幸督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沚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闗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

區區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以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沈也

程允夫 洵　洪正學刋允夫家藏

詞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近日禁

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庫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别相度也餘干宪痛莫能為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掞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某之肉其足食乎小讁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容乃爾可怪久不聞

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效顰耳一笑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捄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令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澂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

到玉山矣上以其啚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為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苟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閒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閒擾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枃苟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鈆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才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賚將士而全軍

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予白金一兩士卒人予錢三百軍士大怒會敵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敵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敵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敵人冒火暑奔馳赴救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

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壯德壽以二將皆楊僖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為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説未為不然但不知所以為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為是説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吕許公謂范文正公言

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為如何

魏元履

徐藹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為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馮方以太守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秘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户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閩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

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輙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容檢鄙論爲荅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祖儉

其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為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為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為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畧記事實為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

渠諸說此間傳録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令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為幸彼有教授黄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衰病之餘勉强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畧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秪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

瘵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欵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㫖相度不敢不盡其愚

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諭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為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

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能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為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卧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

衰頽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庶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吕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名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吃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

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千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其向來一出畧無補報罷遂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

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諸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

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義粗安若命懸庖廚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耒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禄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强而不能

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守貞 莆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間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挐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

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曽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别邪正明白剴切三復㦎然為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謦欬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

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曽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

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繫思遺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裡言而羣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幹方之

任以藩衛王室為心亦豈能恝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其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刋正今内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為況果何如統内軍民計

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否耳所幸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悢悢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

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其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名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悉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懐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其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

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所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厚望幸容為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賛王業者不知為誰亦望幷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壯闕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盖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

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羣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其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李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為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

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況便安足以為慰但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何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曽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為兩日之款

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
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
藥未有効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
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别無陳
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
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
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决無再見之期千萬為天下國
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李章書

聞亦不快深以為念文叔已别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畱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為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畱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啟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為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為不淑然前輩淪没使

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
冬尚幸一見雖不及欵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
邇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
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
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
遯之占遂亟焚稿齰舌然胷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
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
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時相

恩禮一新李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為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絶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題德夫金石録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近年乃絶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為訪之屬正則摹數本寄及為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

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悃悃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

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為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兹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為古人尤足傷歎於越得書寄示涪刻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閒中何以閲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先隂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

可旣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徽王峽乃徽盧之徽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為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聞問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朞自去冬得氣痛足病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羣公書只從州府

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黄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歳數月之間朋儕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也哉

劉德脩

其孱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静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

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為不稱耳側聽以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曲折為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

顛持危為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税駕里門休息神
觀乆矣其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
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柩還
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為之賦詩摹印揭之
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
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
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
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

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為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若留之耶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畧盡其勢必從頭别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黄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搨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

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絶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

劉公度

承書聞爲况之適足以爲慰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强自振拔勿令頹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可不謹李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的耗其季子在侍旁不知何故不以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

沈守仲默第三

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袪 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

但不知洙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劾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禄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説渠亦遭章説移

學切恐亦不能不波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静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樂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册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黄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别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

止亦便安否作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頃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曽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其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别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芘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説話者也向曽説區淳者

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収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仔細作報韋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韋茂猷 頼　先生之孫主簿棊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其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瀹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名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恝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隨機穽耳反復譆喻蓋已慮之袁丈前日相見於太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羣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

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未知竟可得請否耳日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

端的否耳周貴鄉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甚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

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内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

而嫠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纒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

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其衰晚闒踈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名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躐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辭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

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其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徙宮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

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禄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闗儀曹亦已為作季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説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

其為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名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

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己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闕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

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畧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强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

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顔
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
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壻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
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
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闕由發
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闕此紛紛又

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盖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逈邏矣其中間亦甚杌棿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

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捄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顧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

者畧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侄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棨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修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闕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

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詧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鐫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吴畫佛入滅圖中大魔王舉措可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絶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説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説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處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寛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為懷聞彦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

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

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絶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懞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上戶擬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礜斂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以自存者尤可怪也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盖所屬官司有擔荷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録呈但邑中不逞又以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

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司諸生無一人敢正其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寛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牓謝絶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

學不得力只是先辨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寓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禀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髙劉二君亦

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用中　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録稿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邵武之境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

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闕

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别集卷一

晦庵别集卷二

宋 朱子 撰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芳家藏

昨日節畧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

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壻之家壻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説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韻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劬植囿淺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為極十之為諶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工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況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說耳幽詩之說

則恐未然盖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為印證其可而掊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為望汀鹽之獘已極手直之策未為不然横為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縻費便謂可革宿獘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

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為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扐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為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為四營者十八乃為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頒指録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為便亦録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

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逺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嘗别帋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苟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僣取而妄為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

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茍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

況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寓就然尚有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所据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

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僑　見莆陽所刋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旣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刋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

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 洵 以下洪正學刋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

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其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

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寓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諭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

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别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後更字允夫以下新安汪進龍刋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能留
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户
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
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
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
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黄門議論所守僅賢
其兄以為顔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
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

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曽見
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
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説求之
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
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如此看
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為妄言綺語自無工夫
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説為一書已就藁又為詩集傳
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

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為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所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況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覸志覸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麽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住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争何事若所當争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

出妄傳然已爲轉語王南强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

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爺尾之喻已悉然臯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㴱家藏

中間傳有名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

嗚咲狺狺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
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
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
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蔵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
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
耳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
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
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

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虚静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縁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説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逺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鄭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恨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

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踰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税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

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其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兕復出於柙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黄岩耀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疎脱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㫖已撥萬緡令使與食利人户興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

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别爲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爲計度見任官中有何人可委謝户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否此事非小若得黄巖無水旱則鄰邑俱無饑饉之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

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寛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窘客無緣得就今旣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槀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强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毁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强說也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啟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書小序不可考但

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龎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

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茍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修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踈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

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其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其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郡不為保奏只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

有便別為寫一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考之也帋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已分上工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

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已畧為草定數語漫録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其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

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東奧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刋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名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黄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令或已至任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黄子又説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

瘖之理不若畧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宅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黄子又説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

訃告作書宛轉托子静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訃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撑也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閑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

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
醫治得寛平閒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倅令
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
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䟦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
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録未得附還
更有一二處當畧修耳近思續録俟旦夕看畢奉報第
三録亦佳但如此編録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
抄録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

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可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録示千萬荆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相似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䲭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王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直卿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决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

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已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其怨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為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遞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蝗民已薦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盧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

亦殊可慮耳眷集中外俱安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乎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説及鄉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僣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説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欵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諭彼中交遊學

生并為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浙東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静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況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漫往幸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旦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儀附之令人家小兒女各收一本讀誦為便也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

兩處忘記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吕氏二書似亦可
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未即死
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
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勑來乃
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為恩
意亦為一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

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巳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

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辭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轓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絶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髪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横集也

劉子澄

昊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嘗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工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過　子合之侄孫鎔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

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敵禮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
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
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
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衆謂明
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觖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
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
窺覘有所竊議此為增崇望實鎮服夷夏之本甚恨相
望之遠不獲以時容謦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

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
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
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
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
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
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其自奉祿罰號慕
之餘無復事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
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

聖賢下脫塵俗亦以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别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凉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袪物慾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叅部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甌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潔廉曉事再為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為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茍未有所歸亦可名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

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巳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瓣浦城宰吴燠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為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斂煩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為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

知者必以為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
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為善不知官般
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
為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
皆以此為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
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療治無瘳此至

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以勞於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其祠敕已下適此衰罷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

報唯有修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其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諭及檄綃文字不知曾為剡奏否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為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尤有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為忠言自是士大夫顧望畜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上言之後寂然無

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
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望實
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
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
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點契於中者矣
悮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
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
報平父正為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

也別紙垂喻永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過於憂惴急迫而已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賢日親讒慝日遠則久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偕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禀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子

尤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彦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為病者但謂開壙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彦集莫若更呼術人别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

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聞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為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略無變改之効不知又

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為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聞莫子齋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為幸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入題處别作跋語為其之自言者

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詣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子賻金數年貿易稍有資聚今秋因索債毆人避追致死遂盡索所負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

術以捄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 德明　槎溪刻於紹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詘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説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葢

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鞾了鄉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誠之　元履弟　胡德方家藏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

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富南北通語要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婺州有刋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此日劇暑客橐殊甚尤以為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 語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叅之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

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為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輙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只一兩月可了即專人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永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乖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顛隮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為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

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警為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為長蓋為賔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

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猶然復忝郡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事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别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遺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為尤甚神思疲憊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隕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絶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銜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不甚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斂袵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説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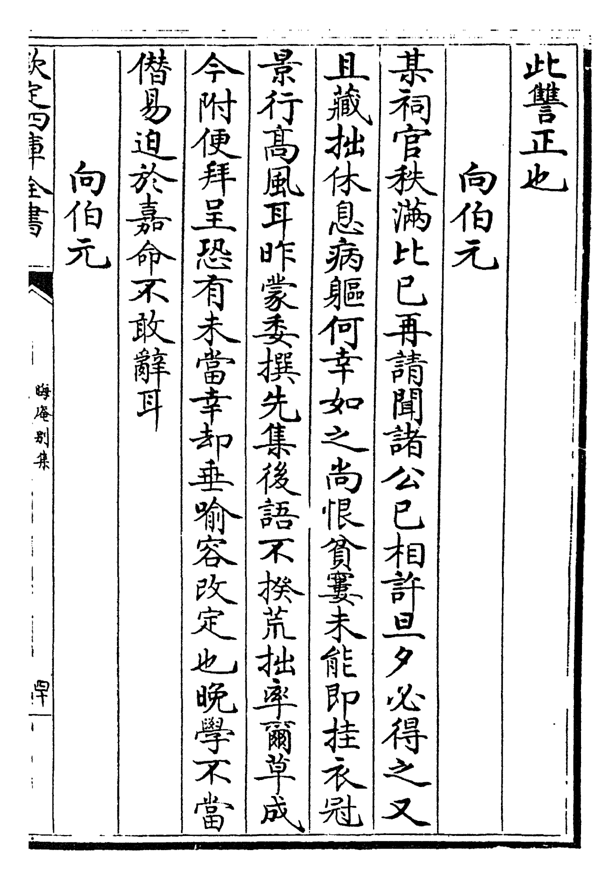
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已者似稍費力耳無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

有人寓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寖隳深以自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細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衂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税駕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


此讐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鐫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亦有着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與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甚不恨其不早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為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紙而獨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火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

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郎熟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册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覓以薦賢遺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

湶在郡與閒居不同昨聞俟罪丙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臘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

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形勢必難勉强也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黄壻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後生輩

未忘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説也寵惠銕鏡川墨拜領銕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頓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

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儆扣之别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遺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無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畧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

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
入德門户某向有集解兩册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
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
動旦夕别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録亦好看煩并為
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肎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

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讐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為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臯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其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況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其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為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疏尚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討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為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為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為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雩字韻險揑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為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収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舉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

守乃翁志銘畧為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來見覯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閒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

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輥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从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翻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繙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況如何師中想非从赴官矣

履之亦相聚否别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静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胷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雋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

之盛想不復以當世為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輙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擕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彥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

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壬

冢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修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其久居閒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紙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無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

此擾擾未暇詳閲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畧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

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鬬揍已字太多反失正意據題意則治已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乾隆御覽之寶

晦庵别集卷二